

关注

让文艺精品真正走进人民大众

——首届“大戏看北京”展演季侧记 □本报记者 李晓晨

3月12日晚，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迎来了一场特别的演出，作为闭幕演出的原创民族歌剧《山海情》在这里上演，这也意味着首届“大戏看北京”展演季圆满落幕。演出最后，全场爆发出阵阵绵延不息的掌声，这是向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壮举的致敬，是向精益求精、勇攀高峰的演出团队的致敬，同时也是向“大戏看北京”展演季4个多月来努力为广大观众奉献精品力作的致敬。自2022年11月原创舞蹈诗剧《杨家岭的春天》上演以来，35部线下精品剧目，76部线上“云剧场”剧目免费展演，涵盖话剧、戏曲、音乐剧、歌剧、舞剧、儿童剧、杂技剧、音乐会等多个舞台艺术门类，累计观看量超1.4亿人次，真正实现了“大戏看北京”“来北京看大戏”。

此次展演季是首都文艺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实际行动，同时也是推进北京文化中心建设、擦亮“大戏看北京”文化名片的重要举措。展演季以“文艺展新姿 精品献人民”为主题，集中推出了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精品力作。这些剧目中既有经典剧目、加工复排剧目，也有原创创新剧目；既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也有选题丰富的现实题材；既有大制作、大剧场、大舞美的大戏，也有小成本、小剧场、小分队构筑的小而美的好戏，既有传统地方戏剧种的代表性剧目，也有青春时尚的音乐剧、歌舞剧。可以说，首都戏剧舞台的这次集中展演，为线上线下观众提供了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为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树立起鲜明标识，“大戏看北京”正成为首都推动精品创作、繁荣兴盛舞台艺术的新起点。

“让文艺精品真正走进人民大众”是本届展演季的重要目标。好的戏剧要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通过表演、展演、巡演传递道德价值和力量，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将原创舞蹈诗剧《杨家岭的春天》作为开幕大戏便是个意味深长的开始。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等基本方针。《杨家岭的春天》以延安木刻版画作为创意源头、重要素材，表现延安文艺工作者融入百姓学习、劳动、创作和战斗的场景，呈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延安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该剧的主角其实是延安地区的劳动人民，正是他们深沉的爱和无私的情怀，驱散了从五湖四海奔赴延安的艺术家的阴霾，唤醒了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热情，并最终帮助他们迎来了创作的春天。

找到了“人民”这个关键词，舞台艺术的繁荣发展也就找到了根本动力。改编自梁晓声同名小说的话剧《人世间》，在180分钟的舞台叙事里讲述了“光字片”人们的生活点滴。该剧徐徐铺开

50年间普通百姓命运的变迁同时代社会发展的勾连——在时代的巨变中，正是普通人身上的光辉照亮了前方的路途。在话剧《钟鼓楼》、评剧《蒲柳人家》、相声剧《有“家”客栈》、越剧《钱塘里》等剧目里，“人民”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存在，丰富生动的故事情节、活灵活现的人物群像、创新的结构形式、精湛的艺术表演和舞台制作，让普通百姓成为舞台的真正主角。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有了精品剧目，还要让更多人民群众分享文化发展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舞台艺术精品，分享文化发展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此次“大戏看北京”展演季演出空间类型丰富，惠民演出量多质优，线上展演贴近需求，从而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展演季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线下演出空间既包括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首都剧场、天桥艺术中心等综合剧场，也有繁星戏剧村在内的城市小剧场，还走进了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送戏进校园。展演期间推出了一定数量的公益场演出，部分剧目设置低价票，尽最大可能让想看戏的观众走进剧场，有机会欣赏高质量舞台艺术作品。此外，主办方还在北京时间、抖音等互联网平台搭建“云剧场”，展映名家名作经典剧目，

力争满足广大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看过演出，有网友评论，这次活动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和优秀剧目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希望能接着办下去。还有观众在欣赏过京剧《大唐贵妃》后在留言簿上写道，“为国粹的传承点赞，为艺术家的表演点赞”。“云剧场”剧目让观众可以用手机欣赏到来自全国各大院团的优秀剧目。无论是评剧《母亲》、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昆曲《救风尘》、豫剧《村官李天成》，还是歌剧《张富清》、话剧《运河1935》，一台台舞台艺术精品就这样呈现在广大观众眼前，吸引人们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之余停下来获得一方温润心灵、启迪心智的宝贵精神空间。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多少年前，鲁迅先生写下的这句话至今言犹在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从舞台到人心，从编导演服化道的打磨到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到时代生活的演进，“大戏看北京”展演季无疑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它搭建起了一方坚实的平台，但同时又不止是一个平台。首届“大戏看北京”展演季尽管已经落下帷幕，但在北京这座文化舞台上，大戏永不落幕。由此出发，北京的戏剧创作、演出、演艺空间建设，戏剧人才培养和开拓出更广阔的空间，北京、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优秀剧目将汇聚于此，万千热爱戏剧的人也将在此相约。“大戏看北京”这张文化名片，也必将在一部部精品力作的滋养下日益闪亮。



舞蹈诗剧《杨家岭的春天》

决定一个演员命运的是修养

《北京人艺演员谈表演》读者见面会举行

日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联合先锋书店举办了“决定一个演员命运的是修养——《北京人艺演员谈表演》读者见面会（南京站）”，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原主任、一级编剧蒋晓勤，《文艺报》新闻部主任徐健受邀参加，围绕北京人艺是一座什么样的剧院、剧院的舞台上有一群人、他们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等话题与读者展开交流，并分享了与会者对于戏剧与文学的关系、如何架起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桥梁、演员表演与读书等问题的思考心得。活动由该书责编魏琳华主持。

谈及对北京人艺的理解，毕飞宇表示，人艺在其心中有着特别重的分量，“何为人艺？它是一座艺术的剧院，是一座以人民命名的剧院。”在他看来，人艺在有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即表现日常生活与普通百姓，或者说表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体现普通人的尊严。毕飞宇还和读者分享了与人艺表演艺术家交往的细节并表示，“好的艺术家内心永远有一种使命感：不是做一个光芒四射的艺术家，而是把生活里最普通的部分呈现给大家，让大家看到普通人生活的万丈光芒”。

与会专家谈到，北京人艺不仅有着三百多部剧目，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他们尊重艺术规律，主张艺术创作要有深厚的生活积累、深刻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物形象，很多演员都是从小角色开始，经过不断学习、探索，最终成为了了不起的大演员。他们重视艺术创作的细节真实，很多演员艺术兴趣广泛、内心世界丰富，不断填充自己艺术创作的武库，在形象塑造方面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他们将体验与表现、再现与再现有机结合，在京味戏剧的创作中保持了优异的艺术品格。《北京人艺演员谈表演》是一部由演员的表演构成的剧院发展史，16位演员16种艺术风格，横跨70年，记录了北京人艺演剧艺术从起步到走向辉煌的历程。“它不是一般的‘表演教科书’，而是与人生、文化、现实有着密切关联的一本写给当下的书，是艺术与时代、艺术与生命、人生与舞台的碰撞，从中我们也能发现艺术创作的本质是什么，能够探寻舞台艺术的魅力所在。”该书的出版高扬了“德艺双馨”精神，借由此书，读者可以在一代代人艺人的“戏比天大，德比地厚”的共同信念中感受北京人艺生生不息的艺术生命力，对当前文艺界营造风清气正的创作环境亦具有正向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晓璐）

22场音乐会带来“时代交响” 专家座谈为乐团建设把脉开方

3月21日，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承办的“时代交响——中国当代乐团建设和交响乐创作座谈会”在上海举办。中宣部文艺局、文旅部艺术司、中国音协、上海市委宣传部及相关单位领导出席座谈会。同时，来自全国8个交响乐团和4个民乐团的院团长、知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等20余位专家参与座谈。会议由中国音协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韩新安主持。

座谈会上，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指出，在当今各种文化思潮竞相发声，新兴文化品类不断涌现，互联网多媒体技术日新月异背景下，艺术作品只有做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才能有生命力、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才能达成引领时代风尚、弘扬中华精神的文化使命。音乐工作者要着重处理好三个关系：首先，处理好理念与实践的关系。人民立场绝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融入在作曲家用心写下的每一个音符中，展现在表演家的每一次倾情演绎中。其二，处理好“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反映时代风貌和张扬艺术个性是一部艺术作品立足于时代长河的文化内核。艺术家们保持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品位的同时，要处理好艺术个性与大众需求的关系。这同样是每一位作曲家终其一生需要不断思考的终极课题。其三，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有着悠久传统和深厚底蕴的中国音乐经历向着现代化、专业化转型的过程。其中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个性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正日益成为当代音乐家的共识。

中国音协副主席、上海音协主席廖昌永谈到，加强队伍建设和创作文艺精品是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首先，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其次，要培育和造就一支德艺双馨的

音乐人才队伍；最后，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努力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据文化和旅游部一级巡视员周汉萍介绍，文化和旅游部自2018年开始实施“时代交响——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陆续推出了一批讴歌党、讴歌人民、讴歌祖国、讴歌英雄的优秀交响音乐作品。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制定出台了“2023—2025舞台艺术创作行动计划”。目前该计划的第一轮申报工作已完成，其中音乐类选题数量较多。

与会专家围绕推动中国原创音乐创作、推出精品力作，立足交响乐团高水平乐团建设和中国交响乐优秀原创音乐的发展进行交流。有专家具体举例谈到了外国基于乐队规模、工资收入、演出场次等不同数据的判定做法，认为我国对高水平乐团的判定同样需要一定的数据支撑。此外，有专家建议，应不断优化青年作曲家创作机制，给予其更多作品演出的机会。对于委约作品的评奖等，不能只关注去年或前年的作品，而应将其放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去检验、去考量，优秀委约作品更要在常演常新中不断打磨、不断精进，真正做到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

乐团展演以全面展示新时代音乐艺术发展成就，大力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为目的，已于2022年11月19日在上海正式拉开了帷幕，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此次展演从全国交响乐团和民族乐团中遴选出8个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杭州交响乐团、贵阳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4个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每个乐团演出1场经典作品音乐会、1场原创作品音乐会，共计呈现41部优秀原创作品。由于疫情影响，展演作了多次调整，克服了多重困难，截至目前，已有6个乐团完成了12场精彩演出。

（许莹）

新作点评



濒危戏曲剧种的出路在哪里

□邹元江

极其偶然地观看了丹阳市丹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镇江市艺术剧院合作上演的丹剧《凤先生》。这是笔者第一次看丹剧，也是第一次听说江苏省还有丹剧这个濒危剧种。老实说，这个剧目作为剧种的地域特色并不突出。虽然该剧种的声腔据说源于大约有几百年的丹阳曲艺说唱“啷当调”，但该剧种的形成却很晚，是1958年“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初名为“啷当剧”，1959年9月才改名为“丹剧”，1960年初正式成立丹剧团。虽然该剧种在20世纪60至80年代曾在当地红火过一段时间，创作出《大哥，你好》《称婆婆》等有影响的剧目，但随着该剧团唯一一位作曲家的隐退，一时间成为了濒危的“天下第一团”。可这个“濒危”剧种却不太不同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有深厚文化底蕴、传承年代久远的剧种，比如梨园戏、山二簧等。丹剧的“啷当调”作为替目说唱艺人的曲调，虽吸收了当地的民歌、小调和号子的音乐元素，但与曲牌、板腔体为主的各地方剧种相比，这种声腔旋律虽绵绵入耳好听，却辨识度较低，容易与地方小曲小调相混同。而且，该剧种由于形成较晚，虽然也学习了一些其他剧种的表演方式，但毕竟没有剧种的表演根基，因而从表演上也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基本上没有行当做派的区分，更谈不上演员绝艺绝技的展示。很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个丹剧作为剧种形态给人的印象不深，可《凤先生》这个剧目却引人入胜，让笔者非常有趣地一口气欣赏完全剧后，几乎可以忽略这个剧种有什么特色的问题。

《凤先生》这个剧目虽然导演、舞美、演员等都有上好的表现，但真正撑起这个剧目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个剧作的成功。这个成功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题材新颖。吕凤子（1886—1959）这个人物除了美术界学习近现代美术史等极少数人了解外，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是陌生的。这与吕凤子一贯的处世低调和过早的退隐去世有关。

二是选材精当。吕凤子自称他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画画、教书、办学。画画是他的天分，但这个天分不仅使他具有极高的艺术悟性，而且他也以极大的创造力成为新金陵画派的先驱和最重要的缔造者之一，在近现代美术史上被誉为中国美术界的“百年巨匠”。教书是他的职业，可这个职业并没有让他止步于一个“教书匠”的角色，而是极为敏锐地发现并培养了吴冠中、李可染、王朝闻等一大批当代美术大家，在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而办学原本并不是他作为画家、教师的分内职责，可他却却在风雨飘摇、积弱积贫的时代，甘愿忍辱负重，把“教育之业，关乎民众立心、民族灵魂之根本”作为他自觉承担的使命。也正是这个“使命”意识凸显了他像中国古代之“士”最高的人格境界“大人”之精神。该剧正是通过吕凤子一生中在辛亥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三次创办以屈原的《离骚》诗句“名余曰正则兮”命名的“正则”学校的艰难历程，以凸显他“让每一个人成为每一个人”、“以美育兴国”的远见卓识和人格魅力。

三是结构精巧。全剧一共三场：“定志”“画心”和“入海”，分别叙述凤先生的三次办学历程。又用“先声”倒叙1951年丹阳私立正则学校移交新政府仪式前夜，凤先生在《正则校歌》的背景下放风筝所引出的感叹。这里特别精巧的是风筝这个彻头贯穿全剧的设置。凤先生说到：“正则于我，恰如手中风筝，见它自平地而起，腾跃青云。毕生心血，汇聚其中，自是不舍，可却知晓，无论何时何处，手中但有一线相系，便与之同在，不曾相别。”风筝其实在此已是意象性的存在“物”，它寓意着人们所创造的世界与自我同在，由此散开独属于凤先生的审美世界。

四是文词优美。如第三场“入海”，吕凤子的挚友张大千在1949年解放前夕来到丹阳正则学校劝说凤先生去台湾，当见到凤先生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夫人胡有时感叹曰：“嫂夫人，如今也只有你能劝动他啦……”胡由此唱道：

一声“劝”，李引心中千般念，/几十载，悠悠往事浮眼前。/若要劝，初办正则相当劝，/莫叫他，散尽家财余清寒。/若要劝，再办正则相当劝，/莫叫他，耗损心神身薄单。/若要劝，三办正则相当劝，/莫叫他，花甲之岁仍劳碌。/多少次，心中不舍欲相劝，/活至嘴边又还延。/皆只为，知他平生践夙愿，/晓他性情悲喜间。/敬他衷肠无移转，/爱他赤心如当年。/因此上，不诉劝言唯相伴，/且伴他，岁月朝暮，四季寒暑，天南海北，一生一世在身边！

这是一段将叙事、抒情、评论结合的较好的唱词，是典型的古典戏曲唱词夹“叙”、夹“演”、夹“评”的写作方式，不仅将凤先生四十年来三次办学的艰苦卓绝的历程作了回顾，也从中小让观众品味到夫妻二人由相识、相知，到相亲、相伴的内在精神动因。

不难发现，俞思含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剧作者，之所以出手不俗，这与她背后的文学指导者罗周密密不可分。由她来操刀指导俞思含，就确保了该剧作的文本质量，自然也在这个剧作中烙下了罗周的印记。除了地域性定制，最突出的就是剧作的“新杂剧”结构。地域性定制即讲好各地域里的中国故事，罗周的昆剧《顾炎武》《当年梅郎》就是讲昆山、泰州文化艺术名人的故事，用的是“新杂剧”的结构。俞思含的《凤先生》也是讲丹阳的文化名人故事，用的也是此结构，但也有变化。三场正戏除了第一场前像罗周的《当年梅郎》一样有“先声”外，后两场前均有“楔子”，这在罗周的剧作中是未曾出现的，也突破了元杂剧的结构。“先声”原本就具有元杂剧“楔子”意义。而《凤先生》后两场前“楔子”的设置却具有划分时空的独立性，即像古典戏曲引戏人一样将观众引入“画心”和“入海”各自独立的场景、时间和地点。这三场戏各自独立，可就整出戏而言仍具有情节的整一性，即都是同一人凤先生创建正则学校，只是时间、地点不同而已。“画心”一场前的“楔子”属于过场戏，交代正则学校为何要离开已办学25年的丹阳而远去成都第二次办学的缘故：1937年日寇飞机连番轰炸，正则学校百余间教室被夷为平地，千名师生流离失所。“入海”一场的“楔子”也是过场戏，交代西迁成都已七载的正则学校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凤先生继续重建并留下223间校舍给蜀地的学子，同时准备返回丹阳第三次建校办学。第一场曾出现的凤先生被逼婚的学生张雯也在此“楔子”中出现，以一个被八路军所救到延安投身革命的战士身份给恩师送来毛主席回赠凤先生的礼物——一条毛毯。这个情节的设置既从结构上勾连了第一场，也极为经济地拓展了凤先生人物形象的思想内涵。

由此看来，丹剧《凤先生》是一出难得的优秀剧目。令人有些遗憾的是，如此单薄的“啷当调”实在支撑不起这么复杂的剧情结构，所以，作为濒危戏曲剧种灵魂的音乐声腔，正是丹剧《凤先生》的最大短板，只是由于剧本的优质，让观众甚至忽略了剧种声腔的存在，这是颇令人尴尬的，也是要引起戏曲音乐界高度重视的。实事求是地说，丹剧自上世纪60年代初创立以来，在音乐声腔上是有变革发展的，但显然仍不能有效凸显丹阳音乐声腔的地域特色。这就提醒我们，一些濒危戏曲剧种之所以走到濒危的地步，除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之外，剧种自身的先天不足也是重要的原因。丹剧就是属于这种先天不足的原因。因此，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这些不足的情况下，用成熟优秀的剧作来带动剧种的保护与发展，不失为当下挽救濒危剧种的有效方式。被誉为“汉剧之母”的山二簧、被称作古剧“活化石”的梨园戏，包括丹剧等濒危剧种，都是因上演优秀的新剧目而走出剧种困境的成功范例，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